倘若黄忠服老

商丁雅

历史上的黄忠是如何死去，我说不准。但小说《三国演义》里的黄忠，却是死在“不服老”这三个字上。本来，刘备伐吴之时，他已年高七十五，自不必在走马迎敌、破阵斩将上与关兴、张苞等年青人争高低。但这个老汉却固执得可以，明明老了，却硬是要声称：“看我斩将，老也不老！”结果呢？由于力不从心，落了个中箭身亡，血洒疆场。

当然，诚如俗谚所说：“瓦罐不离井边破，将士多因征战亡。”黄忠其人，作为一代名将，倒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但问题是他完全可以不死，也完全不应该这样去死。曹操《龟虽寿》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历来被不少老人引为不服老的理论根据。但岂不知孟德此语，实际上却是在劝说老人要有自知之明：老骥伏枥以后，便只有跑千里的志愿，而无有跑千里的能力了。对这样一个道理，黄忠显然是一窍不通。他明明年老体衰，气力不济，走马舞刀，已不能随心所欲了，却偏要“横刀那顾头颅白”，那结果，又怎能美妙！

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人老珠黄不值钱”，什么用处也没有了。战国时，楚丘先生求见颇有爱才养士美名的孟尝君，但此公却对客人迎头泼了一桶冷水：“先生老了，年纪大了，记性坏了，来见我做什么呢？”好个楚丘，立即回答道：“怎么能说我老呢？你要让我投石超距吗？让我追车赶马吗？让我搏麋鹿斗虎豹吗？要是那样，我简直等于已经死了，何止是老而已。如果让我深谋远虑，让我帮助决断疑难，让我以恰当的言辞应对各国，我还算壮年嘛，有什么老？”窃以为，这位楚丘先生，便是颇有自知之明、颇能对自己扬长避短的。由此又想到黄忠，倘若他当时能有楚丘那样的明确认识，在服老的前提之下避己之短，扬己之长，不再坚持去一线跃马舞刀，而是主动退到二线充当顾问、参谋之类的角色，那于国于己，不是都大有好处吗？

古人黄忠的不服老，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但愿今日的老同志，当服老时应服老，高高兴兴地从一线退下来，以避己之短，从而好在二线上扬己之长，努力为四化建设发挥余热。

奖（小小说）

商县 京夫

妻子：回来了？

丈夫：回来了。

妻子：怎么样？

丈夫：什么“怎么样”？

妻子今天下班后，没有去百货大楼看新来的商品，没有去电影院看新片预告，没有去木器店饱眼福，没有……她甚至提前半小时作完活计，草草收拾了床子、台子，一路小跑儿回到了摆设挤得满满荡荡的家，一口气儿在煤饼炉上做了四个菜。当她从楼下的小买铺提了瓶“杜康”，前脚刚到屋，丈夫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丈夫那句“什么‘怎么样’”，假装糊涂，使她很恼火，这实在有负她这阵儿的操劳和心意。哼！他今天倒“人”起来了。

妻子：那么拿来？

丈夫：什么“拿来”？

妻子：奖金呀！

丈夫：吃了饭不行吗？

丈夫苦笑了。她看惯了他的这种笑。这种男人，高兴的事、苦恼的事全是一种笑相，这多叫人瞧不上眼！可是，笑，总是好事儿，特别是这阵，大约那个不会少。目前生产形势好了，数目一定很可观，国家重视知识，别人看不起他，她还把他当宝贝哩。

妻子：来，满上！

丈夫：满上。

妻子：吃呀，怎么那么斯文！

丈夫：吃呀，吃呀！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妻子：你呀，你做菜做饭，还能吃出个味儿来；

丈夫：那以后你就老给咱做出味儿来！

妻子：说的轻松，我是八小时工作制，你能和我比。

丈夫：可我……

妻子：可你咋，你是凭聪明才智，坐班不坐班谁管你来！多亏遇到你这个大知识分子给我抬重！

丈夫叹了口气，放下了筷子。热茶便放在他的面前，一只胳膊还搭上了他的肩头。

妻子：几等？

丈夫：特等。

妻子：我说呢，什么奖？

丈夫：特别奖。

妻子：设计特别奖？

丈夫：不是。

妻子：改革特别奖？

丈夫：不是。

妻子：超额特别奖？

丈夫：不是！

妻子：文明礼拜特别奖？

丈夫：不是！

妻子：计划生育特别奖？五好家庭特别奖？……

丈夫：咳！都不是！

妻子：那是什么？

丈夫：五好丈夫特一别一奖！

妻子：什么？

丈夫：奖金嘛，由培养本人的妻子发给！

妻子：好啊！

孩子回来了，听见了后面的对话。

孩子：妈妈，你也发给我奖金吧！发给吧！

礼物（散文）

泾阳 刘羽升

我一生不曾与金银结缘，不但不曾佩戴过金银首饰，而且读了大半辈子书，也不曾买过一支金笔。但今年却意外地得到了一块金币。在我看来，这金币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所具备的价值。

它是一位十多年前的学生特意送来的。

三月的一天，我忽然收到她从美国寄来的信，说是近期可回国，并要来小镇访我。果然没几天，她便和一位陪同者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谈话间，她高兴地告诉我自己已经读完了博士学位。这我倒是听说过的，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我不敢肯定那博士就一定是她。那天，她真实地坐在我的当面，我怎能不为她的成功感到高兴呢？

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眼神表示自己的祝贺。然而她却说她能取得一点成绩全是老师教育的结果。我知道她这“老师”指的是谁，所以心里很觉不安。不要说我是多么平庸的人了，即使算一个尽责任的教师，在那个只要白卷，不要知识的时代里，我能教给学生些什么呢？

我淡淡一笑，表示她说的过分了。

她变得严肃起来，对我说：“在学校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出身，但我相信你是知道的。你的谈话，你对我的友善态度，对我是一种无形的勉励。”

这倒是事实。记得她初分到我们班的时候，学习、劳动都很认真，就是整天顺着眼，不大说话，看起来怪可怜的。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她父亲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发配到东北一个荒凉的地方劳教去了。她跟着母亲生活，而母亲其时又蒙受着“走资派”的不白之冤。她那时还不过十六、七岁，心灵上就受到了这样的创伤，良心怎能不使我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呢？

我对她说：“孩子，你应该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命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一句话说得她热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嘴角第一次挂起了微笑。从此，她和我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也经常介绍书籍给她读。

“老师，”她继续说，“你可能不了解你当时的话对于我这个陷于孤岛上的人的作用，但确是你那句话，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如果真的如她所说，我的话给了她很大的鼓舞，那是我始料不及的。但是，她目下的话却给了我不少启迪和教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做教师的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临走的时候，她掏出一块铸有“寿”字的纪念金币，恭恭敬敬地递给我。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她希望我能欢度晚年。但是，我拿什么礼物给她呢？物质的东西我是不愿拿的，但一时还想不出更好的东西来。

月台上，我对她说：“我希望下次在这里接待的是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是，当火车一声长鸣，发出深沉、有力的轰轰声响时，我分明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普通教师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两全其美 王炬

故地重游

冰莹

我在寻找
我什么
找我的歌
——被花儿浸红了的歌
那一年
我把它搭在花瓣上
任太阳把它照耀
我在寻找
找什么
找我的梦
——被小草染绿了的梦
那一年
我把它挂在草尖上
任风儿把它摇晃
我在寻找
找什么
找我的心
——被蜜糖泡酥了的心
那一年
我把它捅进小溪
任流水把它抚摸
哦，我找到了
那歌儿已融进梦里
梦呢
化在溪水里
水呢
流进心里
心呢
被我悄悄地带走了

笑话广播电台

华盛顿WLOK是两年前诞生的广播电台。这个电台因为专门播放笑话，所以被誉为“笑话广播电台”。它全天大部分时间播送笑话和幽默短剧，内容常常令人捧腹不已，很受华盛顿听众欢迎。

（陆承荐）

影院断想（随笔）

曲明

选取最朴素的语言吧！大段论理是雄辩家的事。

“同志”这个词过去派何用场，我没研究过。但就它眼下的功能，似乎仅限于陌生人。比如：在商店的柜台前，在徘徊的叉路口……但在不少影片中，当中间人物执迷不悟，正面人物就会痛心疾首地大呼一声：“××同志——”似乎惟其如此，方才显得有力量。殊不知，听得多了使人很不自在了。

该说的说完了，那就沉默。缓缓移动的镜头，悠悠而生的音乐，同样也是语言。

你须掌握观众心理，过场戏不可太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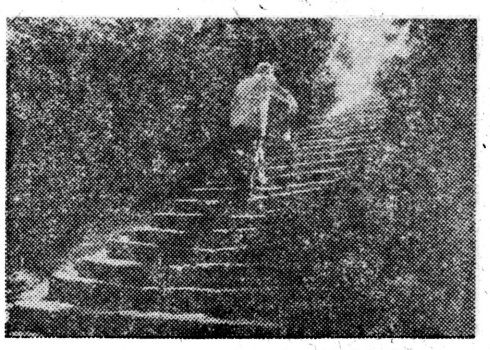
值得玩味的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古典打法，在现代题材的影片中却也屡见不鲜。敌人头目必是留给我方“首领”的，他人绝不敢靠前，谁想抢个头功，导演会第一个骂娘的。

真实不等于赤裸裸的再现。断腿满天飞，血头遍地滚，孩子们受不了！

失真只归咎于故事太假吗？否。要我说，细节的失真比前者更糟。谁也不会因大仲马一部《恩仇记》，就非要学着样去碰碰财运。没人去钻这个牛角，因为大家知道艺术的特性。细节则不然，诸如：“炮火圈中写情书”、“英雄至死不咽气”等等，产生的副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生死离别，亲人欢聚，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感情至此，无所谓失态。

主人公一声悲嚎，管弦乐队大可不必一拥而上，若再引出一首不伦不类的插曲来，就会更煞风景。



步步高 孙占辉摄